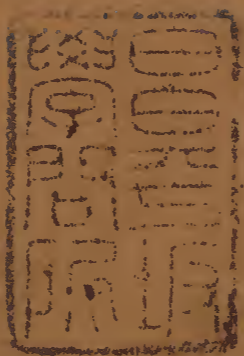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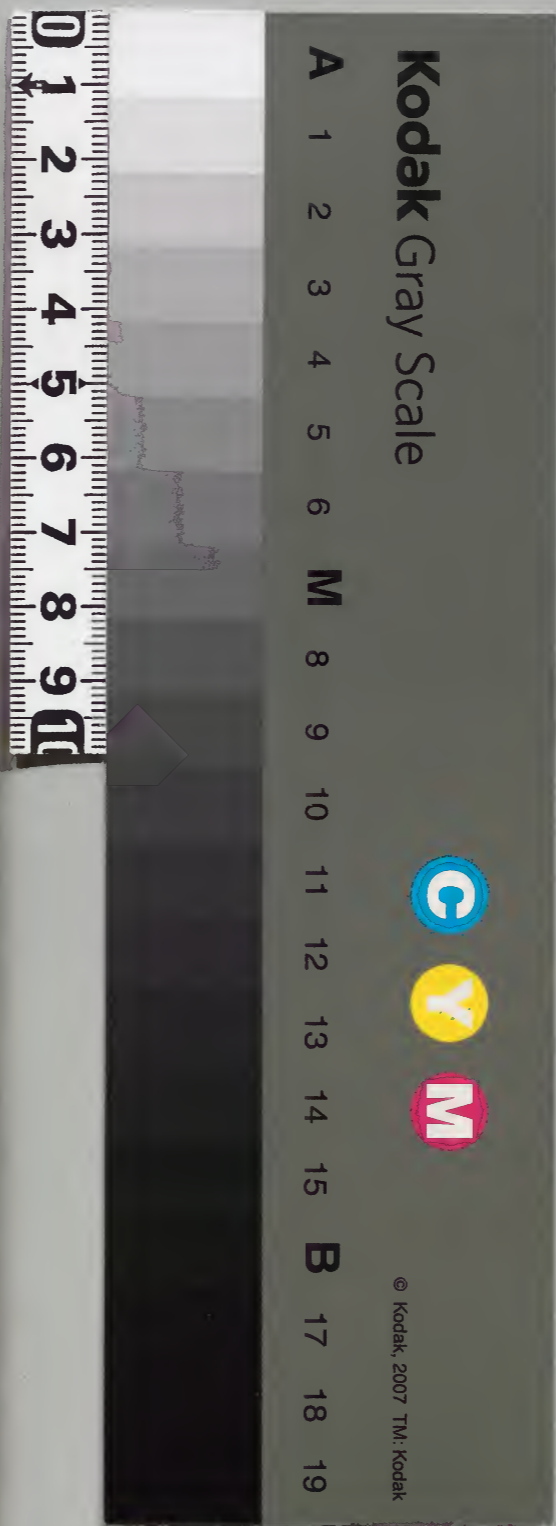
卷之七十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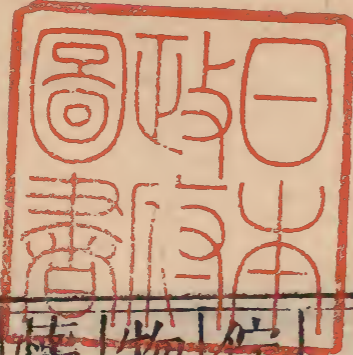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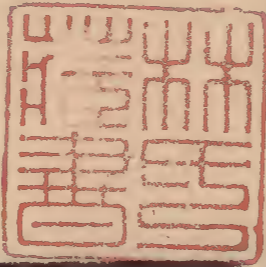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五三函	三〇九	漢書類
七架	六〇	冊號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〇九	漢書類
一七架	六〇	冊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39)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五

淺草文庫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文藝四文

文賦

陸機

竹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

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
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
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
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
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崕而不安聲
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
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
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
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
之森森棼風飛而颺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
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
而爲匠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
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
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

辨別類編 卷之七十五
亮碑披文以相質誅纏絲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
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
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
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
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
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
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泆恣而不鮮或仰偃
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
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

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亮功多
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
繡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雖杼
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
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
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與偶意徘
徊而不能褫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
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

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
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
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
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
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顧猶絃
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
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
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
羨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旣雅而
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泔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
趁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
故非華說之所能精音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
練世情之常充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
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王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謁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過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歲
粦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微微而溢目音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營覓以探賸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
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
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
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閱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
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
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
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
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成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性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于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昉擿句褒貶顏延圖駕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石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

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末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揚瓚自比馬督以多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督發蒙滑稽之流亦何

音年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
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
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
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
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
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安本凡唯的而踈慢
聞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嶢嶇牽引真爲偶說唯
觀事例頓失精米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
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警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
炫心覓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昭
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
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
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誣輕唇利吻不雅不俗濁中
質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無工非唯
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
終然翳奪故無之者鮮矣

文心雕龍十四論

劉勰

徵聖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
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禮以立體或隱義
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
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
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决以象夫文章昭哲以象離
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
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
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論文必
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

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
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
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
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
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
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
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
矣

神思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
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

焉動容視通萬里神居骨髓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汭
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
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
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
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
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
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
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

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
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
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
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
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
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
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
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
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
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

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踈而徒速、以
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
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
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
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希於
麻、雖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
曲致言所不逮、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
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體性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

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
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
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
精駭、嗣宗倨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
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
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
大略哉、

風骨夫翬翟備色、翮翥百步、飢豐而力沈也、鷹隼之
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
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窟文囿、唯藻

井川釋編 卷之十一 十一
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總術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對議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鑄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章表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且耀循名課實以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爲心

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議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

書詳總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憚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論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

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銘箴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誡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無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雜文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

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
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
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
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
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盡媚之聲色甘意挫
骨體艷詞洞冤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
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
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
意實卓爾矣

碑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

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
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
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
焉

誄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
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
其旨也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諭告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
踈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

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次則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得而比焉

璽書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

史者未嘗不二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

批答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勅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詔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典雅尚爲

近古至偶儷之詞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温厚爲本四六頌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令信哉

冊書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

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籀蓋策冊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卽所謂

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策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

君子有取焉

表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旣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目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

叙忌繁冗

露布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觀者詳之論諫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

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亦有可以爲法戒者

奏疏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

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

彈文按漢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王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以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信乎

書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

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
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
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
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
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
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
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
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
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

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
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
始專有以論議爲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爲言也
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
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
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
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
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
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序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

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

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彙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

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
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
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湏自出已意橫說
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
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
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
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辨桐葉封

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辨湏有不得已而
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原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
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
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
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
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
取法於是云

題跋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
序引當撥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湏明白簡嚴不

可墮人窠曰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
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
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
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
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
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
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雜著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
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
一定之體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著

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箴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蓋箴者規誠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
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
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
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
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
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誠切劘之意

銘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

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闢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駟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頌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

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

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問對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

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
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
於藍也

傳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
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
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
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
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
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
為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

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
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
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
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
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
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
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周禮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
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

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若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云

謚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

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

廟門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
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
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
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
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
碑亦廁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
道墓碑各爲一類

墓文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
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
爲鹿盧繞之絳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

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
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
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
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
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
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
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
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
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
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

列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哀誄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

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

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
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
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
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

碑解

孫何 辯體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
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
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
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
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始蓋始於論譏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鑿
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
可也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
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
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
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
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
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
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

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
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
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紉繞之間之輓
輓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
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
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紉貫碑中也聘禮曰
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
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
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
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今

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
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
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
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
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
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
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
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
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
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

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
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
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
高懸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
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
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矣孰甚
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
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
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
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謠詩可也何必區

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
全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
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瀆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
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
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冗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
問故起居卽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
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
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
晉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

一辨之意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
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
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文藝傳論

歐陽脩 唐書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
夷汾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
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
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
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孺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
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

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
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
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
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恠則李賀杜牧
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
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
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
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
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
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

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文章有體

羅大經 玉露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

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籍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

辨八和統 卷之七十五
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全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答李翊書

韓愈 後同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拆不知生之志

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
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爲喜譽之
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
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
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
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
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

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
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
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
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
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劉正夫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
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
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
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
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
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
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
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
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
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
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
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
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
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
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文章論

李德裕 文粹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湫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音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

珠不能無類文肯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諾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歟元勳佐漢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韻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

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
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
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
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
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
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答吳克秀才書

歐陽脩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
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
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

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
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
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
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苟
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
道未足而疆言者也後之惑者徒魁前世之文傳以
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
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
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

答謝舉薦

蘇軾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瑯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

於賦何哉終身瑯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瑯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 文鑑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誅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

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
往往已有所到也夫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
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有人決不
在我足下與夫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
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
妄以未爲知文繆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
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
固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
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恠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
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

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夫之所聞所謂能文
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夫
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
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
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
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
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
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舒之爲淪連鼓之爲濤波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答張洞書

孫復 文鑑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摠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摠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

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

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架發而視之無
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污簡冊者乎至
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
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
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文衡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
世之下哉然便是好文字而卒抱竒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
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
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

其餘皆磨滅斲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

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

此君於文儘有見

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

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

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

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

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

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鏡刻峭厲

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

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斲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綿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焉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齮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齮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且古之

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

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朽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

荆川和紙
卷之七十五
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
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
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
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
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不異於彼
也先生之文始欲其竒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
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
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
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
願悉吐其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
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五

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六

文藝五文

文章宗旨

陶宗儀

輟耕錄

盧疎齋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

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
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
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
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巳西晉之文淵明
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巳唐之
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
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
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
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
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

謂之古不可大美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
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
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
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
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叙其
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
可顛倒故次叙其語曰叙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
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
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

書序非孔安國而以為
跋義經甚皆無足取而
荆川收之何邪

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
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
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
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
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
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
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躡其
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
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
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

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
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文原

宋濂 本集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
犧仰觀俯察畫竒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
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
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
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
利而取諸渙隨柝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

荆川雜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旣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
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囿而後見觀者如堵
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
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
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
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
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
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
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
攬而爲之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
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燬
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
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

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
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翁
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
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
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
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
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
者乎天道溼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
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竅有以累之也

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
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
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摛者將以蝕夫園庸者
將以溷夫竒瘠者將以勝夫腴穉者將以亂夫精碎
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
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糝
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
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
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
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死生
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
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
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
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
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
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
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
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

荆川雜錄 卷之十一
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
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
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
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
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
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
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
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
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
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
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
進於道聊一言之

文訓

王禕 本集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
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
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
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
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
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
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

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環人
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
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曠疲弊歲
月利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兢馳孰不欲爭裂
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
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
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
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
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劑
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

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
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
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予豈
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
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
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
對白調朱施鈿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擗穠纖吟哢
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
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
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

井ノ手糸 卷之十一
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兢艷字分
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
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
韻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
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
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
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
爲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
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
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

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
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
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
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六科
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
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
闡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
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
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
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

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
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
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
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
鐫於麗牲懸絳之碑或鏡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
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
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
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攬撫馬班凌厲蔡陳踪
躡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錚錚衮章綉紋炳
炳焯焯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

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醴醖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
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
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
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
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
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古
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
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
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
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宇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

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
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輻輳三光封職則氣含陰
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
治戎則揚滂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
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
續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
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
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
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

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
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
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
亮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
選舉職官冤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
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
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
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
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

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
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
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桀黠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
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
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
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摹曲筆濫
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
纖况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
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
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

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
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
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旣没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
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
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
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
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
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
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
爲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
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
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
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
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
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
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

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
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
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
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
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
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
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
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
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
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

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
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慨然而驚喟
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
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
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
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
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矣今予知
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

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倣
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染說

蘇伯衡 本集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
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施取藍取茅蒐取橐廬
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澆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
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
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

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

井川種緒 卷之十一
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

工今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巷謠牛豨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教君

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惕目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者求之

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文章雜論上

諸子

韓昌黎上于襄陽書云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辭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

宜流於謠誦者也

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誥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不可無

文章辯體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又當搏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

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廬陵文集

孫元忠朴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東坡與姪帖云文字亦苦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

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虎虵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呂居仁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止尤爲極至如禮記左氏傳可見文斷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

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社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時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薈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又云所寄釋權

并川和經 卷之二十一
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滄經深其淵源
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
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
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
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
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須
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
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
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謂王立之云若云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

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
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並南

昌文集

魯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
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
亂道邢尚氣蹠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
律令一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櫟括邢疾讀
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
口以書略不經意旣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不
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輕諸公

問

陳後山云末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諸篇與屈騷何
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
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並後山集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
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
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
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
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
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
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
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

并川科綱 卷之十一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
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
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
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
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
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
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
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
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
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

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顛生意
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
而神色昏膏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
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
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踈矯厲不切事情
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
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
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
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宮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
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
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
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
人其言懦以愚押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棧
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
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
此詩春秋之義也並李本集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

得數萬斤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興來筆力千

鈞重乎

王歸叟詩文發源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
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自肺
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
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
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冷齋夜話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
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
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

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爲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原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闢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爲法

詩眼

潛溪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爲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餘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光上官相

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戒○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之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並呂氏蒙訓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六終

芥川利糸

卷之七十六

三五

